

百年回忆容子自传（八）4

高级人才，他们熟知各类植物的特性，有着丰富的研发经验。正是有了他们作后盾，新品之路才会越走越宽、越走越远。八十多年来，新亚人一直沿用古法熬制，确保营养不流失，所使用的食品香精也是从水果中提炼的，是真正的纯天然。

1976年新亚姜糖全球销售总部新亚姜糖（香港）有限公司成立，销售网络以香港为中心，辐射全球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，年销售额以百万美元计。

俗话说“吃水不忘挖井人”，为了回馈社会，新亚人积极投身于慈善事业，在印尼当地设立了多所福利性质的学校，为贫困学子提供教育机会，受到当地政府和人们的一致好评。

2

当时难民所一日两餐无虞，但是我父亲是个不习惯闲置的人。他打听到岩望著名Bipang cap Jangkar（爆米糖）工厂，在此战乱时期各种食品都缺少，厂方超时赶工产品仍供不应求，早已不接受新顾客。但当老板知道我父亲是难民时，特别照顾。我曾跟随父亲去过工厂，只见一大群人在等候。工作坊是不可以进去的，但可以从窗口望进去。我从人群中挤到窗口，只见一个很大的容器热气腾腾在滚动，约10分钟，放进去的糯米（？）爆成米花后，倒进一个热锅一边烧火，一边与糖汁搅拌，待到均匀后再倒在铁皮桌面的木框框，用比手掌还大的木板来回梳理平均、直至糖汁凝固就可以切块包装了。整个制作过程并不复杂，厂方没有故作玄虚，只要不妨碍工作，但看无妨。

没多久，父亲把“

爆米糖”买卖转让给一个同乡难民，母亲问为什么不卖？父亲笑笑，说上门卖东西，敲别人家的门，很不好意思。有一次，父亲敲门，开门的女工转过头向里头的主人说，是卖Bipang的，主人吩咐：“不要紧，是难民，再买两包。”女工轻轻的告诉我父亲，她的主人买来只是放着。父亲听了很尴尬；又有一次，父亲在另一家敲门，门开半扇，女主人探出头，连话也不说把头摇了摇，显得被打扰抛过来一双白眼，快快把门关上。父亲觉得分明是自己打扰别人，有什么好脸色看呢？

后来父亲借用当地木匠同乡地方，用竹片（木料太贵）做了辆手推车推到菜市场前卖冰水。而这时我跟难民所里的学龄少年儿童，在当地总会的照顾下，进了岩望中华学校，我插班到小学4年级。我坐后排，后排好处是老师的目光很少碰到我身上，心不在焉，老师不会发现，胡思乱想刚爬上脑际，下课钟就响了。我怎么不时常胡思乱想呢？7岁在家乡读私塾不到两年，日寇侵犯到南方不得不逃离家乡，在这段“寸金难买寸光阴”时光里，在澳门香港虚度1年多。然后越洋跨海寻父，抵达印尼泗水已是10岁，以为远离烽火可以安心读书了。结果仍然是蝗虫不灭稻谷难免，日寇不灭天涯海角无宁日，现在西方殖民魔手又再出现……

我一放学就跑到菜市场，母亲和弟弟也在帮父亲卖冰水。岩望的菜市场就在火车站附近，依稀记得偌大的一个火车站，只有上午热闹一阵子，到了中午就显得冷清。午后三四点菜市场各个摊位收盘，父亲的冰水摊也在

收拾。难民所是不可以放拉拉杂杂东西的，父亲的冰水车子原地放着，那时地处后方的岩望，民俗依然朴实，偷窃事件很少。而其余剩下的糖水等则带到一个同乡家里，他们不但借用地方，还帮忙煮糖水、制凉粉等等。我至今有时还在想，为什么过去的人大多具有那份善心，原本不认识只是凭着几句家乡话，就情景交融，伸手帮忙好像是情理之中。而今，此情此景还有吗？

我的学习成绩并不好，在课堂上老是心不在焉。怎么不呢？算术跟不上，连写篇作文也没有劲。岩望中华学校规模不能说不大，同学不能说不友善，然而却经常有一种莫名的孤独感。在格利安镇，我和那位印尼友伴沙益，患难相处，一块香蕉煎可以掰成各一半。我有时独自出去游荡，岩望不愧是县城，地方大，街道宽，似乎家家户户都有芒果树（从岩望到庞越一带所产芒果十分有名），风吹芒果树可以听到叶子的沙沙声。岩望人善良且热情，从他们的眼睛就可以察觉到。但是在我梦里却老是梦见格里安镇做糕饼慈眉善目的老板，军营里充满豪情的士兵，每天路过的一卡车一卡车开往泗水前线的青年战士，沿途战歌高昂。有次梦见我和沙益替一名民兵卖一件旧衣服，嗨，菜市场里头包罗万象，我被挤到一边，拼命喊，梦醒。是啊，我的印尼友伴沙益，你现在哪里？好吗？

我在岩望中华学校，可说连一个朋友也没有，看到别的同学蹦蹦跳跳，自己却孤独一处。当时班主任是谁、同桌的同学是谁，早已忘得一干二净。只记得邻座同学叶国兴，

他也是难民同学，他比我大两岁，老师表扬过他的作文，我借读，的确很有文艺语言，所以给我印象较深（回泗水，数年后喜闻他担任泗水机器公会秘书）。

在学校里我最感兴趣的是，在操场上看童子军操练，他们都是高班同学，童子军教练是难民所的张植南乡亲（周一集会指挥唱校歌的也是他），团长是高班同学林团结，张植南教练体格健壮威武，林团结团长体格团团结实，每个周末放学，不单是我，也有其他同学蹲在旁边看童子军操练，有升旗仪式、有跑步锻炼、有急救练习，如果到时看不到他们在操场上操练，说是到野外露营去了，可惜我没有机会参加。

（值得一提：1954年，我经张植南前辈介绍进了泗水《大公商报》，

跟他在同一编辑室里工作；1976年（中国文化革命刚结束），我老伴泗水的一个远房姑母，跑来要我帮忙写封寄中国的信，要求有关单位把派到非洲当外援医生的侄儿林团结因病调回来。“林团结？”这名字我有印象，脑袋闪出一个团团结实的高班同学来。我问“林团结是不是家在岩望？”姑母拿出照片，果然是，这照片是林团结回国前和家人合拍的。这时才知道，林团结不但是我逃难时期的师兄，而今却成了我的表兄。3个月后，姑母来家里，说林团结已调回国，并拿出刚收来的照片。照片是在医院里的病床拍的，好瘦弱，已完全没有昔日团团结实的影子。过去的高班同学而今当了一名医生，应该高兴，却又高兴不起来。）

